

## ◎ 勞燕分飛

【釋義】 伯勞和燕子離散飛走。語本樂府古辭〈東飛伯勞歌〉。比喻別離，多用於夫妻、情人之間。亦作：勞燕西東。

【近義】 勞燕西東、分道揚鑣

【反義】 形影不離

【典故】 〈東飛伯勞歌〉或成於齊、梁之前，不知其作者及確實年代。伯勞和燕子都是夏候鳥，主要分布於日本、韓國、中國東北等地區。每年七夕過後，北方天氣開始轉涼，食物短缺，牠們就會遷徙到南方的浙江沿海、臺灣、菲律賓及南洋群島避冬，兩者分布的範圍大致相同，但古代住在華北平原一帶的人，只有在七夕之後的一個多月內，才會看到大量的伯勞和燕子同時飛來。所以他們覺得伯勞跟燕子就像織女跟牛郎一樣，一整年難得見面一次，好不容易碰面了，馬上又要各自南飛。後來「勞燕分飛」這句成語就從這裡演變而出，用來比喻別離，多用於夫妻、情人之間。

【用法】 比喻別離，多用於夫妻、情人之間。用在「分手離別」的表述上。

【例句】 1. 一場戰爭不知會使得多少夫妻被逼得勞燕分飛，骨肉分離。  
2. 他們夫妻一個在東京，一個在臺北，經常是短暫相聚後，乍又勞燕分飛。

## ◎ 最後一片秋楓

第一次遇見阿勇，是在 AIDS 病房那個老舊，陰暗，帶著霉味的角落。

剛踏進 AIDS 病房時，真覺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好像連一張紙一支筆都沾滿了病毒。明知不會被感染，但仍陷在理性與非理性的憂慮之中。來到阿勇的床邊，正是一副想像中 AIDS 病患的軀體：瘦削，蒼白，虛弱，最重要的是，眼底的絕望與冷漠。經驗告訴我，病患可以瘦削，可以虛弱，但是一旦眼神中失去了生命的光采，就真的即將失去一切。

「你好，我是這兩個星期負責照顧你的醫師，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找我。」扮著例行公事的職業笑容，我開始了和自己醫療生涯中第一個 AIDS 病患的對話。

阿勇的反應正如我自他眼神中的揣測，一樣的冷漠，忽視，與自我隔離。而我也照本宣科的完成了對他的例行檢查與巡視。回到護理站，翻開阿勇厚厚一疊的病歷，習慣性的翻開第一頁，想要細細的探索每一位病患的病史。一位護士探過頭來，「那麼一大疊你要看到什麼時候？」

正抬起頭想回應時，迎面走來一位面貌秀麗，打扮入時的少婦，親切熟稔的和護理人員點頭招呼，然後對著我說：「您就是現在照顧我先生的醫師嗎？我先生要我謝謝您，他說您打針（靜脈留置針，即一般俗稱軟針）的技術不錯，一針就打上，而且不會痛。」我根本不知道她先生是那十幾位病患中的哪一個，但還是反射般的浮現應酬式的笑容回應她。

「她就是您手上那本病歷的主人，阿勇的老婆——勇嫂啦！」護士偷偷告訴我。「很漂亮

亮，對不對？而且氣質好好，對我們又都很客氣……。」她似乎看出了我心中的一絲好奇，「才不像其他 AIDS 病患的家屬，不是把病人丟在這裏不聞不問，就是偶爾來也怕得要死，一個個躲得遠遠的。天底下大概也只有勇嫂會這樣死心塌地的照顧患了 AIDS 的老公吧！」

我一面點頭，一面看著翻開的病歷首頁，「IV Drug abuse（靜脈毒癮）」，「靜脈注射毒品感染的啊？」我偏著頭問著那位曾經是年度醫療奉獻獎得主之一的護理同仁。

「唉，算了算了，還是我跟你講比較快，省得你去看那厚厚一大疊病歷……。」接下來的半個鐘頭，我專心聽著我的第一個 AIDS 病患，阿勇的病史和屬於他的故事。

其實，阿勇原來是個白手起家，肯拼肯幹的有為青年。從黑手做起，到汽車零件買賣，短短幾年內，創立了自己的事業。意氣風發的阿勇，乘著景氣順勢，很快累積自己的財富和社會資源，加上人長得又高又帥，當時真的是商場逢源情場得意。阿勇天性豪爽耿直，從來不會忘了過去的朋友。朋友只要有困難來向阿勇伸手，他幾乎是傾力幫忙。可是隨著泡沫經濟的幻滅，阿勇的事業也開始面臨危機。當他開始需要朋友的幫忙與協助時，這些他救助過的朋友卻一個個冷言冷語相向。阿勇不得已只好轉向地下錢莊週轉，而地下錢莊吸血鬼般的利上滾利卻壓得他更喘不過氣來。終於，他的事業就在這些朋友的袖手旁觀與地下錢莊的虎視眈眈之下垮了。遭受朋友背叛與初嘗人情冷薄之後，他開始自我放逐，不久，便在地下錢莊那票人的慫恿下染上了靜脈毒癮。

勇嫂就是在阿勇非常墮落潦倒的情境下認識他的。說勇嫂是阿勇生命中的天使真的一點也不為過。勇嫂能看穿阿勇滿受創傷的銅牆鐵壁面容背後，有顆善良純潔的心。天使般的勇嫂一點一滴的融化了阿勇的心，也重新燃起阿勇對生命的希望與自我的肯定。在勇嫂的鼓勵下，阿勇重回最拿手的黑手工作，打算東山再起。

當然，你可以想像的，遇見這樣重新照亮自己生命的人，阿勇很快就瘋狂的愛上了勇嫂。勇嫂沒有拒絕，只是要求阿勇在向她求婚之前，先完成一件事——戒毒。愛情的力量是如此的偉大。阿勇在短短三週內就把多年的毒癮戒得一乾二淨。沉醉在愛情的滋潤與重生的喜悅，阿勇似乎又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對未來滿懷憧憬的阿勇，更是日以繼夜的苦幹實幹，很快的又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小店面，而勇嫂也在這個時候答應了阿勇的求婚，願意在人生的旅途上和他相扶持。這世界的一切，在阿勇的眼中似乎又變得如此美好……。

然而，就在他們準備著結婚時，婚前健康檢查結果卻告訴阿勇，他已感染 HIV 病毒。任何人都可以想像，這對阿勇和勇嫂是多麼大的打擊。生命中即將綻放的花蕊就這麼被連根拔起……。但是，勇嫂只是淡淡的對阿勇說了一句：「沒關係，我陪你。」他們倆隱匿實情，大宴賓客的結婚了。婚後不久，阿勇病發住院。在 AIDS 病房進進出出了好幾次，卻是一次比一次瘦削和衰弱。每次病況改善出院後，據說阿勇還是不眠不休的工作，想把握住剩餘短暫生命的每一秒，為他和勇嫂共築的家園多奠下一分基礎，卻又禁不起過度勞累而再度病倒住院。

這次入院，阿勇的病況比以前都糟，沒有人知道他是不是還有機會出院。勇嫂瞞著夫家和娘家所有的親友，只告訴他們阿勇得了肺炎，卻得面對夫家長輩們的閒言冷語，說勇嫂八字不是剪刀柄鐵掃帚，就是狐狸精，不然哪有好好一個壯碩的大男人結婚不到三年就瘦得不成人形，而且連個子兒也生不出來。不僅如此，勇嫂還是要獨自擔負起店裏的一切打點，期望能早日將地下錢莊的欠債還清，不要再被滾雪球般的利息拖累。

我打斷護士小姐的話，心裏有個好大的疑問：「為什麼勇嫂看起來一點都不難過？」

「誰說她不難過？其實勇嫂常常在阿勇睡了之後，半夜偷偷跑來護理站掉眼淚。勇嫂告訴我們，儘管她為阿勇背負了這麼多，可是阿勇曾經為了她振作，為了她付出，就算阿勇今天因為毒癮染上 AIDS，只要當初阿勇願意為了他們的愛而勇敢戒毒，那就夠了……。」

「那就夠了，……」簡單四個字，可是卻真的好深好深……。我忽然啞口無言以對。想像著勇嫂在阿勇剩餘的一分一秒中，依然如和煦的春陽般溫暖著阿勇，卻把艱辛孤寂的寒冬留給自己。

那天之後，每天例行查房時，總免不了多看阿勇一眼。說不上是特別關心，卻比較像是對他們所付出與曾經經歷的一切致意。

阿勇的病況一天比一天嚴重，我到阿勇床畔去探視他的次數也愈來愈頻繁。隨著靜脈注射的增加，阿勇手腳已經快找不到可用來打針的血管了。每次靜脈留置針需要更新時，總要翻來覆去找遍全身，才好不容易找到一處可以打針的地方。一天下午，當我已經費了快半個小時，卻依然找不到一處可以打針的地方時，阿勇忽然平靜的對我說：「不用再找了，我不想再打針了。」阿勇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問我：「你看我最快下星期會不會死？」

我愣住了，不知道要如何回應這樣的問題。

「其實我真的好恨好恨，」阿勇望著窗外初秋湛藍的天空，淡淡的說，「恨自己當初為什麼要吸毒，為什麼要墮落；恨自己為什麼要拖累自己心愛的老婆；恨自己為什麼不趕快死，不要再麻煩大家……」

我不想說一些虛偽矯情的安慰，因為阿勇和我都知道他一定會死，而且很快。不想安慰他的另一個原因是，在那一刻我忽然發現，如果我是阿勇，如果我也必須面對自己心愛的人承受這麼重的負擔，我可能也會說同樣的話……。

那天之後，阿勇開始拒絕任何的治療，也不再願意進食。不管勇嫂如何勸說，阿勇還是一樣的冷漠及堅決。勇嫂哭著跑來找我們，希望醫師或是護士們能去勸勸他。

「哎，我看還是你去好了，阿勇好像比較願意聽你的……」護士小姐拍拍我的肩膀。

在走到阿勇病房的短短幾步路上，我努力的思索著一個問題：一個醫療人員如果站在病人的立場，作出相同的決定時，怎能虛假鄉愿的期望並說服病患繼續接受病毒的折磨？只為了社會主流價值向來認為，醫療人員就是應該鼓勵病患勇敢的活下去，不管他們精神或肉體上已經遭受多少折磨？

「嗨！他們說你都不吃飯，不吃藥，也不打針了？」我走進阿勇的病房，隨手拉了一張椅子坐在他的床緣，很輕鬆的對他說：「她們叫我來勸勸你，說你可能比較聽我的話。」

阿勇撇過頭，不發一語的凝視著窗外。十月初過境的伯勞在尚未轉涼的初秋，沐著午後的陽光，吱吱喳喳的在枝頭上雀躍。

我若無其事的說：「可是我好為難耶！因為我一直覺得，如果我是你，我應該也會這樣做。」阿勇這才瞪大了眼睛，詫異的回過頭來，「為什麼？」

「其實說真的，好羨慕你們夫妻倆……，人生一輩子之中能遇見自己願意完全付出的對象，很令人羨慕。」我誠懇的對著阿勇說，但心裏有一個不屑的聲音在問我自己：「是嗎？面對自己死亡的時候，還能這麼從容的告訴自己曾經愛過就夠了嗎？如果不行，那你有什麼資格坐在這裏用這樣的話來勸人家？」空氣中瀰漫著病房陰沈的霉溼味與有點尷尬的沈

默。「其實，」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我知道就算我是醫師，也沒什麼立場和資格和你談論死亡的問題。因為不管我對你說什麼，你都大可回我一句：反正要死的又不是你。」

阿勇眼睛瞪得大大的，大概沒想到我會忽然轉一百八十度的這樣對他說話。

「我只是想讓你知道，我們不會因為你得了 AIDS 就看輕你，也不會認為 AIDS 是對同性戀或吸毒者的天譴。如果這世界上真的因為做了那些事就應該得那些病的話，那麼那些貪官污吏早該萬病纏身橫死街頭了，不是嗎？」

阿勇笑了，很難得的笑了。

「不過說真的，你們夫妻倆真的很讓人感動。我也知道你不吃飯不打針是希望早點結束生命，不要再拖累你太太。不是嗎？」

阿勇點點頭。

「我想你很清楚自己會死，而且應該不久。我就算比你多活個幾十年，我也一樣會死。只是，自己還活在這個世界上一天，就替自己找個理由好好的活下去，好嗎？為什麼不像窗外那片楓葉一樣，即使要凋落了，卻還是那麼的美好？」我對阿勇眨了眨眼，走出病房。

隔天，護士小姐告訴我說，阿勇半夜裏忽然爬起來要東西吃，而且希望值班醫師再幫他打針。我笑了，因為我知道阿勇找到了讓自己多活一天的理由。

很快的，在 AIDS 病房的實習期滿，我也輪調到其他的單位繼續實習。之後偶爾路過 AIDS 病房，我還是會過去探望阿勇，甚至如果他身上的點滴滴得不順，他還會要求我把他身上所有的靜脈留置針重打一遍。雖然阿勇的病情改善不多，可是我從阿勇的眼裏又看到了生命的光采與鬥志，我知道阿勇還不會死，至少還不會那麼快死。

畢業之後，我在金門服醫官役，奉派兼任防區戒毒班的授課教官。那是把各部隊中所有煙毒前科或自承有吸毒習慣的弟兄們集中起來，利用團體生活和教育，期待他們能早日脫離毒癮的單位。戒毒班所在的位置僻靜而優美，每次下午去授課，我都寧可犧牲午休時間捨車徒步前往，只是為了能在路上那一片楓樹林中悠閒的漫步。

那個深秋，輾轉從以前的那些護理同仁的來信得知阿勇已經過世的消息。據說阿勇走得很平靜，緊緊的握著勇嫂的手，像電影情節般的陷入昏迷後過世，沒有一般 AIDS 病人因為卡波西氏肉瘤出血或其他併發症所造成的苦痛。我微笑平靜的闔上信箋，輕嘆口氣，好像送走一位遠行的好友，有點不捨，有點懷念，卻帶著更多更多的祝福。

看完信，走進戒毒班的教室，面對的依舊是那一張張年輕、叛逆、急於成長卻不小心絆了一跤的面孔。走上講台，攤開那一疊制式的講義，拿起粉筆，轉身正想寫下授課的主題時，不小心映入眼角的是那一櫺秋色，就像當初阿勇窗外一般湛藍的天空，一樣醉人的楓紅，與一樣在冷冷的枝頭雀躍的小侯鳥。我丟下粉筆轉身，砰然闔上講台上那一疊資料。

「你們之中，有女朋友的請舉手！」那些年輕的弟兄們詫異的彼此看了看，搞不清楚為什麼我要問這個問題，卻也幾乎全都舉了手。

「謝謝，請放下。那麼你們之中，覺得自己真的很愛自己女朋友的請舉手！」台下沈默了一會兒，稀稀落落的有些人舉起了右手。

我笑了笑，開始平靜的對著那一群年輕的弟兄述說著阿勇的故事。看著那一對對桀傲不馴的眼神為之動容，有人甚至還紅了眼眶。望著窗外枝頭上的最後一片楓葉，我想，阿勇應該不會太介意我把他的故事告訴這些一樣曾經跌了一跤的生命吧。